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獻集卷十下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四百十九 集部

文獻集卷十下

元 黄溍 撰

碑文

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肅鄧公神道碑

至正九年夏四月二十日知經筵事臣多爾濟巴勒同知經筵事臣額森呼都克臣溍等進講于明仁殿奏鄧文原經筵

舊臣歷事累朝備極榮遇茲又顯受聖恩贈封定諡墓上之石宜賜刻文上既可其奏命臣溍爲之銘別勅翰林學士承旨臣起巖篆其額臣額森呼都克請就令臣多爾濟巴勒書丹上復如其請乃退而以前史臣范梈之狀授臣溍臣溍謹按故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鄧公諱文原字善之曾祖從鯆妣楊氏祖昭祖累贈嘉議大夫成都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南陽郡侯妣羅氏南陽郡夫人考漳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

公妣孫氏游氏並南陽郡夫人其先由長安徙資中又徙綿之彰明杭爲宋行都南陽郡公避蜀兵來依焉故今爲杭州人公六歲入小學九歲從三山楊先生受春秋十五以流寓取漕薦暨科舉事廢遂一意務爲聖賢之學行益修業益茂開門授徒户屨常滿中州士大夫多慕而與之交徐文獻公琰高文簡公克恭知公尤深王參政巨濟素刻深與公語亦嚴憚之巨濟後以事繫獄自悔不用公言初用江浙行中書省辟署杭州儒學

正秩蒲調崇德州儒學教授用薦者擢應奉翰林文字將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承旨閻文康公復於寮友少所假借公獨見推重凡大撰著必屬焉由應奉升修撰成宗即位就任轉從仕郎成宗崩預纂修實錄姚文公燧王文肅公構並為承旨持見不同閱公所具槀互有指擿公不與辨第令櫝藏以俟後數日二公取視之皆莫能易一字以儒林郎出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教人先學行而後文藝士習為之丕變召除國子

司業建白修明學政而樂因循憚改作者與之論不合
遂移疾去仁宗即位詔以科目取士江浙行中書省檄
公考延祐元年鄉舉公以朝廷立法之初多采考亭朱
氏貢舉私議慮遠方之士未悉上意大書其文揭示之
由是士無復踵異時場屋之弊尋以翰林待制承直郎
兼國史院編修官名臺臣交章舉之擢承德郎僉江南
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湖州民有抵夜禁者被執而遁
追者及之剚刃傷右脅其兄問殺汝者誰曰白帽青衣

而長身者也語畢即死其兄訴之有司歸罪於直初吏張福兒坐繫三歲公閱其牘曰白帽青衣姑勿問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且福兒用左手傷何以在右命覆勘之真殺人者張彈壓也建德戴汝惟被盜已捕寘獄中而夜有火其居者失汝惟所在公曰此有以也責有司推治得汝惟尸於水濱及其妻謀殺夫狀人以為神江陰饑民稱貸於富家不得則持火往取穀誤焚其屋十三人所分穀皆不滿五升有司悉當以强盜公謂

此非其情也時瘐死者已半餘皆杖而遣之平江僧訴總管府判官理熈納其賂既誣服而公適至探得其情杖僧釋熈移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寜國諸路茶課初止三千餘錠累增至十八萬錠皆鑿空取之民間民受誣抵法則轉運司得以失覺察擅加罪五品以下官州縣長吏皆重足而立公至而提舉茶事者適以賄敗乃為設法而漸去其弊且建言宜罷茶司而使郡縣領之饒州有告欺隱官粮者事連數百人累歲不決

公曰此不難知以官租為民田交易而抄户時以之定差徭經理時以之定租稅耳命據籍為定訟遂息小吏有結為兄弟持官府短長者號五虎杖而流之人莫不稱快有甥盜其舅家財者以贓滿罪至死公曰贓五十錠盜惟二人其一人所分止五錠何也錄之得其實所盜十三錠而已遂以減死論徽州民偽造楮幣於僧舍有避雨者適見之其人懼事洩因啖以利而止之使為烘焙獄具當死公曰造偽當死者其等有七烘焙當何

坐宜比行使加等杖罪事聞于朝報如公言徽州民謝蘭家貧其從子田貸以錢而倍取其息又利其田宅而欲搆害之家僮死田使告蘭殺之公察其寃釋蘭坐田天方旱而雨士子或為私書以非考亭之學公命毀其書曰吾以息邪說也江浙行中書省復移行御史臺檄公考延祐七年鄉舉得今翰林侍讀學士台哈布哈以為舉首既上春官果為廷對第一士論翕服拜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以地震應詔論弭灾之道謂令天下士師

非才惟𥚃成於吏死囚歳上刑曹類延緩不報瘐死者多宜慎選理官死囚應決即決寃即釋之河北流民復業朝廷雖令計口給緡錢而有司奉行不至宜會計海運粮支發之羨餘隨處置倉以備凶年而賑之又申言茶法之害民乞併罷轉運司以息人怨感天和時論韙之進奉政大夫兼國子祭酒依前集賢直學士被旨知泰定元年貢舉及上親策多士于廷仍俾充讀卷官有詔開經筵特命中書平章政事張蔡公珪翰林學士吳

文正公澄及公入侍其見知遇如此大駕時廵公當扈
從苦脾疾就醫於京師遂乞謝事南歸歲餘召拜翰林
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未行擢嶺北湖
南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起天歷元年五月二十二日
薨于杭州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以其年七月十三日
葬湖州德清縣千秋鄉百寮山之麓太常初議以莊康
易公名今天子始用公門人集賢大學士馮公思温之
請特贈公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

軍追封南陽郡公改謚文肅娶徐氏封南陽郡夫人前公一月卒合葬焉子男一人衍用公廕為承務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後公闕年卒女二人適石洞書院山長史公埜司徒府掾史戴孟淳孫男一人萊孫公蚤慧稍長能自植立外家游氏自清獻公佀相宋理宗門戶輝赫公未始挾以自矜又嘗客於故后族謝氏家視華靡豪縱事漠如也公丰姿凝粹氣貌純明内嚴而外恕議論若不可犯至於以文相接以恩相加未嘗不使人

心悦而誠服平居善處窮約奉巳常薄待人常厚諸生有病而以槖中金託於公者曰萬一死願以歸吾親其死也或竊以去公買金以付其親而終不言安南入貢以黄金丹砂象齒為私覿之禮公却之其人曰清白物耳公曰爾物雖清白我受之則汚也所至僦屋以居四壁蕭然晚乃捐俸貲買宅一區將以佚其老而疾亟矣公於經史百氏之書無不究極其根抵為文精深典雅東南遺老凋落既盡文章之柄悉歸焉及在朝廷施于

訓詁者温潤而有體志於簡冊者確實而有徵詩尤簡古而麗逸凡所著有讀易類編若干卷内制集若干卷素履齋藁若干卷行於世工於筆札與趙魏公孟頫齊名徽仁裕聖皇后命以泥金書大藏經公應聘率門人前集賢待制班惟志等二十人北上竣事二十人皆賞官而公不預第隨牒調補教授一州後乃以文學政事昭被主知而至大官前後從游無慮數百人惟御史中丞王公士熈與馮公思温位最顯其受業工庠而掇巍

科躋膴仕有名於時者尤多不可遽數也始公較藝鄉
闈臣濳誤辱薦名及公再主文衡臣濳遂忝預執筆兹
又獲載筆隷太史氏欽承明詔勒文公碑不敢以菲陋
荒踈伏闕控辭謹拜手稽首序而銘之銘曰
井絡之靈實鍾後賢展也鄧公受材孔全公方盛年盤桓
山澤翔而後集靡徐靡亟負其所韞時而出之學為儒宗
政為吏師其學斯何蜚英文苑鋪張皇猷裁成帝典弘敷
教道模範國人談經氊廈堯舜吾君其政斯何肅將使指

扶善遏惡以樹風紀鼓之舞之士氣以振軺車所届獄無寃民聖門四科公兼其二學以從政匪有二致國之老成天子所毗公不為起乘化而歸門生奉詔鐫此樂石庶無媿辭過者必式

御史中丞贈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謚文靖徐公神道碑

公諱毅字伯弘姓徐氏世為平陽趙城人家于霍峰鄉石明里高祖諱澤曾祖諱閏皆力本尚義值金季之亂

晦迹弗耀入皇朝始有出而仕者祖諱玉由元帥府都提控歷崞縣提領岢嵐州長官終於河東南路提舉常平倉事御史中丞王公博文銘其墓累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追封平陽郡侯祖妣高氏平陽郡夫人考諱德舉由尚書省掾出為平陽路轉運司經歷終於太原路鹽使司提舉翰林學士承旨姚公燧銘其墓累贈中奉大夫護軍追封平陽郡公妣盧氏邢氏並平陽郡夫人公盧夫人出也幼頴異丱歲受業於魏國許文正公

磨礲浸灌日長月益以清方勁正為衆所嚴憚莫不以遠大期之弱冠辟闕掾調同知檀州事當國者急於賦歛督責甚峻郡縣長吏奉承如恐弗及公獨不阿其意惟務布德澤以甦疲瘵人稱其有古循吏風焉世祖皇帝聞其名擢監察御史上言江南新附未久宜隱恤流亡以固民心京師天下根本宜蠲除地税以厚貧民撿覈災傷宜以時而發倉廩之儲捐山澤之利申明酒禁以修荒政鰥寡孤獨宜有養民所疾苦宜遣使詢問

方今庶政姑息中書親細務而宰相失體六部僚屬多
非其人因陳省臺為治之要及憲司事宜監治官吏當
加儆戒不可因人之誣言而升降察官行樞密院行大
司農司行通政院及尚書省理筭受賞進官者皆可罷
又以日食地震乞罷諸行省四川安啟邊釁交阯虛勞
王師獻策以邀功生事者宜勿聽宦官軍承襲皆膏粱子
弟未嘗知兵當別議立法增國子之員重教官之選以
興學校治宗朝以崇祀典脩國史以存故實設朝立班

不可全無流品之分實封陳言毋使苟為進身之計它如選用官吏減錢粮之費理婚田之訟馬禁水利鹽鈔諸法其弊當救者前後所奏七十餘䟽其言後多施行世祖賔天上封事于太皇太后皇太后曰四海不可一日無君大行皇帝奄棄天下已五日矣茍非早定大策萬一或啓姦覦變生不測實可寒心皇孫撫軍朔漠先帝既授以皇太子寶聖意可知伏願明諭宗藩大臣叶謀推戴遣使奉迎歸正大統上以副先帝之遺意下以

慰四海萬民之所屬望廷議韙之成宗皇帝既踐天位首請早正東朝尊號以嚴孝養因言陛下方虛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今宰相員太多論議不一已延乃先帝舊臣留以遺陛下宜亟相之為治不在過求高遠但當遵守舊制其要有四親賢遠佞信賞必罰而已又伏闕上言建立儲貳敦睦宗藩選任臺諫教習親軍勿事西南夷而專備北邊赦不可數等十事所上疏又二十餘上皆嘉納焉擢僉陝西漢中道

肅政廉訪司事未上改吏部員外郎時選曹事多壅滯公不懼權勢凡銓量注擬必考其資歷察其才品人皆悦服奉詔使甘肅給軍需糴買轉輸規措有法事集而民不擾除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閲所部獄因而得其寃狀所釋五百餘人時稱明允召為徽政院長史舊例臺察於徽政之事一無所問公謂法者天下之公器宜共遵而行之臺察者執法之司何獨不得與聞徽政之事乎有與公不相能者力詆之公即謝去尋除

樞密院經歷贊決事機申嚴號令本兵者賴其佽助為
多遷御史臺都事改右司郎中除陝西行臺治書侍御
史並以外艱不赴服除名為左司郎中夙夜匪懈彌綸
庶政損益進退必中其度列曹咸取則焉擢治書侍御
史柄臣欲搆害御史郭章公力為之辨有沮之者事竟
報聞公以言不行自引去名還授陝西漢中道肅政廉
訪使關右地接羌戎人多强悍號稱難治公柔之以恩
而懾之以威土俗為之丕變入為刑部尚書上言自昔

有國家者必定律令使有司知所遵守方今承平日久宜參酌古今立一代之成法上可其奏仍命總其事方次第就緒未及上而改授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使無何復入為刑部尚書擢侍御史除僉樞密院事仁宗皇帝在儲闈素知其有公輔之器及正位宸極擢江南行臺侍御史遷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召赴闕遂參議中書省事頃之拜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力辭而歸每謂人生未老得閒乃為貴吾年周六甲歷事四

朝恒以無能補報為懼安敢昧止足之戒乎延祐元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
一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之原公累階資善大
夫訃聞上嗟悼不已詔特贈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上
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謚文靖仍命詞臣為贊書以褒
寵之娶裴氏封平陽郡夫人子男一人宗義亞中大
夫衡州路總管女四人長適常德路總管裴宗文次
適姜某夫亡年未三十即歸居父母家今已七十餘

次適朝列大夫曹州尹麻鄘次適敦武校尉闕

椎茶提舉王奇孫男二人俶傳公遺書有奏議五卷詩

文三卷翰林學士吳公澄為之序惟公以純實之資克

成正學遭逢聖代為時名臣雖雅志恬退造次不忘於

愛君憂國光膺茂渥生榮死哀不亦宜乎公歿之歲其

始舉進士至京師後三十有五年公孫俶以墓隧之碑

未建介翰林修撰王宗哲以銘來屬某雖不及遊公之

門而覿其光儀聆其謦欬讀公之書而尚論其世君臣

之際何其盛哉序而銘諸史臣之職也昌敢以不敏辭

銘曰

惟公之先隱顯以時再世外官不大厥施委其餘祉伊公之貽公初筮仕華問四馳擢寘臺端用副倚毗作帝耳目為國蓍龜宮車晚出人心危疑盡言無避神器有歸出將使指風紀是持入綴從班獻納論思乃隮宥府乃陪宰司訏謨遠猷替襄萬幾峻陟文階執法太微胡然遠引莫可馬縶公身在外忠愛不衰庶公復来赤舄

衮衣遺表上聞當宁齋咨一鳳之鳴六龍以飛中錫寵褒厥有制詞有封若堂貽以銘詩

墓碑

格菴先生趙公墓碑

格菴先生趙公宋執政也公之志業未及展盡於一時而淑艾之私有足恵幸乎百世讀其書者知為吾先生而已盖自考亭朱子合四書而為之說其微辭與旨散出於門人所紀録者莫克互見公始采集以為纂疏令

四方學者既家有其書以故弗論若公之世系出處固不可俾後之君子無述也按趙氏之先薊人齊國公迥遷居洛齊公之子是為韓忠獻王族大以衍派分而三居亳者曰光禄卿期又遷處之縉雲由光禄三世至公之曾祖考諱濟贈太子太保博平郡公祖考諱諺贈太子太傅東萊郡公考諱雷以再薦于鄉特贈開府儀同三司少傅衛國公妣田氏贈蘄國太夫人公諱順孫字和仲八歲能誦說九經嘉定十五年賜童子出身真文

忠公見而竒之謂少傅曰大君之門者必此子也公不以自矜益務親師取友而求其所未至朝淬夕礪幾三十年乃以春秋試于鄉于禮部皆第一淳祐十年賜進士出身調太平州學教授秩滿差江東常平司幹官未上改臨安府學教授召試除祕書省正字兼景獻府教授陞校書郎添差通判婺州以内憂去咸淳改元入為祕書郎兼崇政殿説書公因進講言今兹建元伊始正治亂相承之機度宗竦聽諭公曰卿老儒議論似富弼

蘇軾公退有旨擢監察御史仍兼說書歷右正言左司諫遂為殿中侍御史皆兼侍講進侍御史兼侍讀公久當言路凡日食震電水火為災必援据經傳及累朝故實為危亡可畏之說隨事致戒時帑藏枵乏而人主不知宮掖汰侈而大臣不問公䟽奏者八面奏者三謂周官九式均節財用冢宰實總之今之大臣未聞過而問也豈不曰錢穀出入當如陳平問之主者乎大臣自處不在周公下而以陳平為足法乎真宗嘗令三司具中

外錢穀大數陳恕以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竟不進恕慮先朝知其有臣慮陛下不知其無也度宗不以為忤令內外諸司條具申省以聞公又言內廷之爵不可輕發恩賞之濫有所謂特除特轉特補特贈者不可輕徇庶僚上殿過為瑟縮專求瑣細以備對揚當申儆之以格習詇踵陋之風累疏乞召洪天錫陳宗禮陳宜中還居言職劾龔日升昬鄙不宜為察官它所薦湯漢李伯玉何基徐宗仁呂圻歐陽守道呂大

圭等數十人多朝廷宿望及當世知名士度宗皆嘉納
馬美人楊氏進封淑妃公率同列言美人父楊纘上遺
表未半月進封之命已下獨不念其有葛覃之情蓼莪
之感乎疏入遣中使問公以正謝之期降制之日何時
而可俄又宣諭欲以百日為制公復奏請以朞年為期
時雖不能悉如公言猶久之迺成禮謝堂以從官導旨
樞庭出入宮禁權傾中外公奏外戚用事漢祚中微長
此不已禍有不可勝言者歴疏其姦於榻前以去就爭

之度宗諭解至再公執之益堅卒免堂官堂之弟垕以節鉞奉朝請居近市其家僮日伺於闤闠細民以物求售輙攘取之公奏其狀度宗以東朝故猶豫不報公抗疏不已卒罷垕朝請仍徙其居賈似道以太傅平章軍國重事公力陳其買田變楮之弊乞討論之似道上章自辨且求謝事會其姪蕃世守廣德負勢貪虐公奏黜之似道滋不悅公屢以疾丐去皆不允新宮之建議毁民廬以廣衢路雖用公疏令帥漕兩司相度指定奏

聞兩帥漕希旨持兩端之說公再䟽言力爭堅挽於事將形之初者耳目官之責隂消潛格於人不知之中者有股肱之大臣在今之師臣相臣有諫玉清昭應如王旦之密䟽乎似道復上章自辨且乞骸骨公亦以疾丐去除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仍兼侍讀公猶不自安求去益力遂以顯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四年八月也先是郡庚赤立率以夏初徵民租公謂古者十月納禾稼今先期半載

民何以堪僉曰此例行之三十年不然將有之輿之憂公不聽首以俸入及例卷所供助糴本而抑浮費以繼之糴幾二十萬斛迄免預徵郡既大治創學道書院俾諸生肄業焉五年復以吏部侍郎召尋陞尚書兼職如故於是似道方諱言邊事言援襄者尤惡之公之入對首言今所謂危急存亡之秋毋曰端平失襄他時可以復襄今日之事與端平異不亟援襄禍至無日許翰有言治世諱危亡之事而不諱危亡之言亂世諱危亡之

言而不諱危亡之事人臣知危亡而不言則人主處危亡而不知矣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今敵國外患有古之所無而法家拂士無古之所有臣甚為國家凜凜也度宗為愀然變色似道笑曰此書生腐語爾襄縱不守何至不可立國遽以亡言不亦甚乎公雖莫能與似道合而似道以公時望所屬每倚重焉六年由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八年同知樞密院事兼

參知政事如故公自躋政地數建守備之策似道自詭知兵終不以為意馬丞相廷鸞辭位去公獨知省院印度宗欲遂拜公右揆兼元樞公聞之嘆曰不早用吾言國將亡而吾相吾其為張悌矣比降麻公適中末疾乃弗果拜中使傳旨宣問趣御醫診視旁午於道疾少間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仍書御扇出尚方物以寵其行公舟次富陽謂所知曰吾一疾勝二十四考矣十年依舊職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為州民代輸

夏秋二稅錢以緡計者四十餘萬而寛催特放蠲減之數禮士犒軍之費不與焉代還之日其士人争以詩文誦遺愛軍民焚香夾道持綵旗擁車不忍去者數千人公既歸知時事不可為憂憤成疾醫以藥進公麾使去曰吾可死矣以至元十三年四月二十又三日薨于里第之正寢壽六十有二某年某月某日葬縣南鄉憩雲之原公階止太中大夫爵止縉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户食實封五百户配胡氏贈魏郡夫人子男三人

長曰翬次曰瑾曰華惟華以承奉郎直秘閣終翬仕皇朝歷南劔建昌邵武福信五路總管積官通議大夫贈兩浙都轉運鹽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謚懋康瑾承事郎南劔路光澤縣尹女一人婿曰東平呂汲孫男八人長曰桂承德郎湖州路烏程縣尹次曰楠曰機曰棣曰權曰椅曰棊曰棊女八人長適懐遠大將軍河南屯田萬户陳夔次適葉可大應大圭陳璋胡衡陳允德杜龍幼在室曾孫男七人女三人玄孫男五人公幼

狐謹於事母而持身以嚴嗜好殊簡薄踐敭中外餘二十年家無留貲焉初少傅師事考亭門人滕先生璘授以尊所聞集公既脫去場屋遲次里居因以得於家庭者遡求考亭之原委纂疏所由作也後雖成書猶不廢考訂至易簀乃已公處館職秉史筆者或質所疑輒口占其本末以授之其博敏又如此公奏草可見者二十有九所著惟四書纂疏行於世近思錄精義若干卷孝宗繫年錄若干卷中興名臣言行錄若干卷文集若干

卷並藏於家公位二府法宜有謚于太常有傳於國史

而公之歿也兩宮北上九泱旬矣後五十有五年公之

孫機以墓隧之石未有刻文爰以狀授滔俾譔次以備

闕軼滔於公纂蹟之書童而習之而我曾大父户部府

君又與公有同年好施及後人不敢以不敏辭惟公夙

受主知以言事官論是非殿陛上方嚮用而輙自引去

晚執事樞國步已棘范希文修京城之策不用於慶歷

李伯紀經制兩河之策不用於建炎而公援襄之策不

用於咸淳天之所棄孰能興之是誠有非人力所及者奉身而退以全其歸公之自處則可無憾矣銘曰
道之不行託于空言顯顯趙公則既有聞言路之闢衆正所聚山川出雲膏澤在下夫豈弗逢止或尼之瀆則不告歛藏蓍龜善非為名禮進義退靖共夙夜罔間外內有命來覲宵衣以須蹇蹇匪躬終始弗渝孰尸其功不自為政時遊廟堂勞以二柄念彼多壘載瞻四方曰其殆而繫于㠯桑執之仇仇聽之藐藐獨安其危而以

為樂大厦之騫孰持孰扶當宁曰噫其遂相予天胡嗇之弗俾卒相迺以晉陽為國保障允矣明哲歸潔其身碩果不食曰惟斯文若昔大臣飾終有禮諡在奉常傳在太史公則不逮公多遺書銘以貽之過者式諸

濟南高氏先塋碑

國朝之制官七品以上咸得貤贈其先所以廣孝而勸忠也觀夫世數之異等級之殊而其積累之薄厚可得而徵焉泰定元年冬濟南高公以亞中大夫鎮江路總

管致仕品第三有司援典故以聞被旨追贈二代信乎
其德厚流光者矣按高氏世居棣州無棣縣之幸禮村
歿因葬其地盖其先出於齊公子高以名為氏譜牒墜
逸系緒莫詳今所居則猶故齊地也公之曾祖考曰滄
州鹽山縣主簿諱輪祖考曰滄州孔目官諱憲令贈中
順大夫同知某路總管府事騎都尉追封渤海郡伯祖
妣李氏渤海郡君考曰宣武將軍管軍總管諱璋今累
贈亞中大夫某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妣趙

氏王氏並渤海郡夫人由鹽山府君而下三世俱有仕籍而志局于位厥施未光貽慶垂祉鍾于後人公實承之公名仁字壽之少以材推擇為吏會天兵南伐署招討司提控案牘歷萬户府知事辟湖廣行中書省掾從征安南討兩江羣蠻有勞受知丞相順德忠獻王因携以入覲既而丞相攺蒞江浙行中書省奏以為檢校官尋遷左右司都事時同僚多以酒榷鹽筴之利自汙䘮問其事者以公廉獨清之操更見識拔剡上擢中書工

部主事俄復入江浙行中書省為左右司員外郎除江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治蒙山銀賦之病民者捕寧都土豪之亡命者興利去害績用尤著廷議公以踐敬滋久将嚋其民庸授吴江州知州下車未幾訟簡役均田里無事乃大飭三皇孔子廟去之日州人相與立石以紀遺愛部使者以最聞授嘉興路總管府治中時列郡方祠奉帝師凡庀材用召匠傭壹出於民力公獨諭浮屠氏之籍於白雲宗者俾任其役官無一粟之毫民無半

餉之勞而祠事以儲部使者復以最聞先是公數捧省檄行旁近郡以丹陽金壇故有公田虛額請悉蠲之而取他羨田補其入又以松江東鄉永利久廢田不宜稻請去故所賦米而用土產菽粟代其輸事皆施行兩郡之人莫不便之年甫七十即乞謝事不俟報而歸吳門别業居焉至是遂休致之請應追錫之命而公之妻楊氏贈渤海郡夫人劉氏封渤海郡夫人公虔奉制書永懷明發展省墓下祭告如禮退自惟念宜有以昭上恩

紀世德乃俾來徵文為銘滑聞古之為銘者必斟酌先
祖之美而自著其名焉所以示後世法也謹叙次高氏
之世家名爵與公之志行官業而銘以繫之銘曰
顯顯高氏齊文之昭代祀則緜莫守其祧不有厚德孰
復乎始蟬聯三葉躋于膴仕胡卒不耀不震以轟諸厥
義方嗣人之承展也嗣人是續是似服勤中外時踰四
紀乃濟其美乃揚其名罔有失墜以荷寵靈煌煌天書
下賁玄宅發其幽潛昭融烜赫辛禮之原歸焉豐碑琢

而銘諸以代咢彝百世之下視此遺刻維孝維忠永永無極

吳府君碑

泰定元年嘉興吳君漢傑以所居官品第七用著令得請于朝追贈其顯考府君承事郎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仍封其母陳氏妻陶氏皆宜人厥明年漢傑用舉者以本官署五品職於是府君累贈奉訓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理問所相副官飛騎尉追封嘉興縣男陳宜

人陶宜人並累封嘉興縣君漢傑祗奉命書齋肅以告已事而退竊自念言所以致是者實先人積累之效福慶衍溢貴及生存國之寵靈非孱焉不肖所克負荷宜紀世德以承天休垂示後嗣永永無極爰以四明黃向之狀來謁文潛惟府君之里居世緒年壽卒葬列於吳興趙公所為誌趙操行事施予惠利播於永康胡公所為銘庸敢掇取其大者以為植德儲祉之符而顯誌之府君姓吳氏諱森字君茂其先汝南人後徙居嘉興祖

寔父澤並宦事宋為水軍正將君少襲武弁以沿海制置使李公曾伯辟署準備差使仕而未顯功伐弗揚國朝至元間以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范公文虎薦任管軍千户遭時承平始遂遠引初府君既失所怙悉推背産以歸二兄鞠其弟妹逮有家室推是志也達之鄉鄰飢有米粟寒有纊繒病有藥餌死有棺櫬舟梁道路修除惟時輟田四百畝闢書塾聚閭巷子弟延師儒以教之由是人知有學有司狀其顛末移部使者覈實以上

中書用近比署其門曰義士云其寢疾也遺命捐種户逋租猶三千石春秋六十有四以皇慶二年五月癸酉委順而終窆于所居西北之麟瑞里於是歲行既周矣府君有子四人長曰漢英從仕郎平江等處財賦提舉已卒漢傑其第三子承事郎温台等處海運副千户令方以才顯融於時貤恩所及未艾也嗚呼君子之為善非以近名而名隨之表立景附聲振響從有不期而至者矣然其蓄也厚則其奮也不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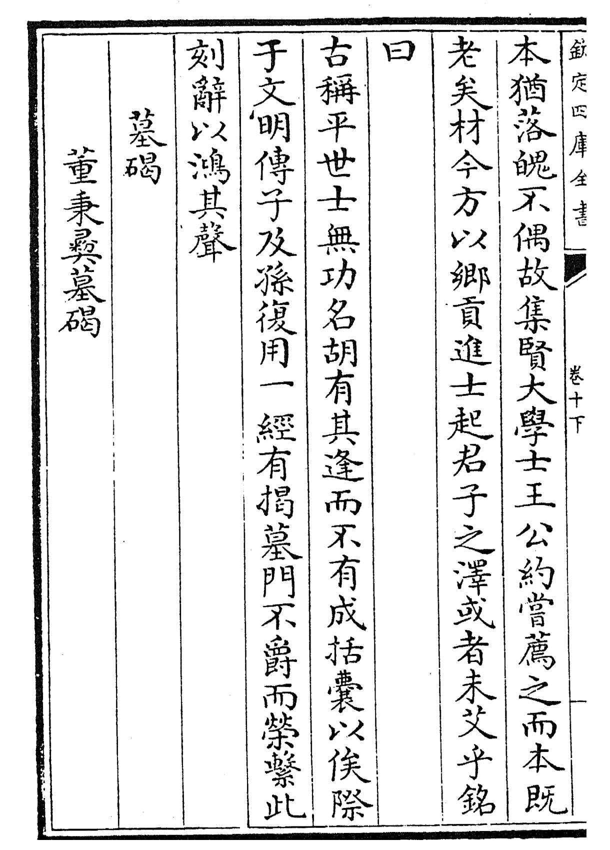
餘慶吳氏其成於積而出於有餘者乎銘曰
皇諏古制引敷孝治疏封班秩咸錫爾類顯顯府君匪
以子貴啓慶自躬曰有吾義其義斯何在物為利由家
而鄉弗屯其施單夫窶人幼童弱稚室無凍餒俗有孝
弟為而不居嗣人之遺乃播乃穫乃引勿替有命自天
下飾丘隧赫其龍光松柏衣被勗哉嗣人無敢失墜便
蕃申錫如川方至增崇本始覃及来裔尚不一書斟酌
祭器

故民應公碑

公姓應氏諱普字德施錢唐人年六十有九以大德八年七月某甲子卒明年二月乙酉葬縣西履泰鄉棲霞嶺北之花塢其配胡氏年八十有一以天歷元年三月某甲子卒四月丁酉合葬焉今國子司業韓公鏞時以使者行部為立石采漢碑式大書其首曰元故民應公之墓而未有刻辭公之子本以書來京師諗于溍曰發幽潜以起衰懦觀人風者之事也吾子以文字為職業

幸序而銘諸按應氏之先汴人政和進士確南渡時來錢唐遂家焉逮公六世矣公少失所怙依外氏習為舉子業非其志也尋棄去而讀孫吳書能通其意述將畧一篇慨然欲以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自奮聞彭文子余毅夫之為人心竊慕之遵遊江淮間以策干制置使李公庭芝李公見其魁梧峻整談論娓娓而奇之俾以進武校尉居幕下當是時内則權臣擅事外則疆圉日蹙諸將多觧體公知無所効其力乃辭歸亡何而德祐失

國李公亦死矣至元間凡異時有仕籍者往往持故所
受告身詣京師乞換授公獨晦匿不肯自言峩冠大裙
逍遥城市中日以教弟子接賔客為事閭巷細人無以
自業者時貸以錢而不責其息人多德之胡氏望族女
性端謹不喜為容飾以勤儉佐公理其內公既歿撫其
幼孤至于成人有子男一人本也女四適周其錢其周
某郎某孫男四材偉俊華初楊君載未弱冠公識其為
佳士俾本與共學楊君後以布衣登史館尋擢進士第



本猶落魄不偶故集賢大學士王公約嘗薦之而本既老矣材今方以鄉貢進士起君子之澤或者未艾乎銘曰

古稱平世士無功名胡有其逢而不有成括囊以俟際于文明傳子及孫復用一經有揭墓門不爵而榮鑿此刻辭以鴻其聲

墓碣

董秉彝墓碣

嗚呼是惟秉彛之墓始予識秉彛鄞江上秉彛方妙年論議亹亹庶幾能以古人自任者由是數與之游别去僅三歳而復求秉彛於鄞則秉彛死矣嗚呼悲夫秉彛名復禮姓董氏世為奉化州人自曾祖庭堅祖成闕至其父潤無仕者秉彛少嗜書不以貧輟其學故衣敗絮無以禦寒擁紙被挾冊坐竟日人莫見其有不堪之色嘗從鄉先生曾月卿為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不復踐場屋益取經史百氏之言鉤微擿隱而求極其根柢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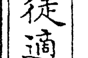
出以為歌詩雜文皆清麗古雅可喜故翰林侍講學士袁公甚器重之其父晚得末疾老母弱弟姊妹之未有家者居處服食婚嫁之須一資於秉彞而後具秉彞未嘗少戚戚以動其父母之意其父母亦驩然以忘其憂人以為難鄞胡氏父子素善秉彞為治舍館俾子弟師事之秉彞深自刻苦與之相摩勵激切夜參半隔墻燈火明滅猶隱隱聞讀書聲雖憊不自休因以成疾度不可起則歸與其父母訣竟以泰定三年九月五日卒於

家年三十有三未娶無子以弟驥爲之後父命也賴胡氏爲買棺乃克以歛衣公爲發粟他朋游及方外交又相與合錢爲助始克以其年十一月五日返葬于其鄉西圃先墓之次其友汪君敏德以書來曰秉彝死且葬子知秉彝者宜爲銘胡氏既買石以俟矣嗚呼悲夫千里駒不出皁櫪人知其國馬而未始見其千里也故予於秉彝不敢遽以所可見者爲已足獨哀其年之啬志之未究而死及之序而銘諸有不得苟讓者矣嗚呼悲

夫銘曰

生不予前死不予後夫孰尸之俾其父母不得以爲子而予不得以爲友也嗚呼

陳子中墓碣

子中涿州陳氏名中因以爲字年三十有六至順四年六月丙寅終于杭州之寓舍卜以其年月日祔葬于湖州烏程縣菁山下先墓之側其友哲理野臺筵仕爲丹徒適以事如杭買石屬予以銘嗚呼予固不可無一言

以慰子中於地下抑豈忍言之哉初子中合其同志五六人從予南屏山中丹徒亦在焉欲相率推予為之師予謝不可則皆曰諾然猶有以父兄之雅故執子弟禮者予視子中則畏友也子中每篝燈挾冊而坐恒至四鼓蚤作殊無倦色其析理據事毫髮不苟間出以為文皆精深縝密可喜而子中莫敢自謂已足不肯急於求售向之五六人者或擢奉常第或以賢書上春官子中獨未嘗一踐場屋去年始走京師就試於鄉闈考官得

其文將寘之前列尋復以其說為疑竟棄弗錄子中退自有司嶇崎四千里負笈南還抵家一月而有母憂又兩月俄以暴病一夕不起嗚呼子中而止於斯耶天者之難必而殃慶不以其類乃若是耶子中之大父德用晦跡弗仕父讓故任連江縣尹以奉直大夫杭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葢其先久占籍于涿由奉直仕江南遂家焉母李氏張氏妻亦張氏外家之女也子男一人女一人皆尚幼異時翰林侍講學士巴西鄧公嘗為子中

扁所居室曰庸齋子中請予為之銘予未及為而遽銘其冢上之石嗚呼悲夫銘曰

原田兮沃沃匪重兮斯穋樹之同兮或以弗熟異天之忍予兮胡彼培而此覆予無憂兮不復神之聽之兮後其式穀

蔣君墓碣

潛弱冠時及石先生之門聞先生當宋景定咸淳間執弟子禮者恒以百數顧生晚不得廁其列然竊心慕之

先生沒十有六年而某為諸暨州判官始識蔣君陶朱山中叩其師友之淵源則執弟子禮於先生者也君不以輩行自高言必稱同門若嘗與游與居者焉會有詔賜高年帛郡檄某奉以從事某方踏君之門而君已死將葬其子果以狀來謁銘某不得辭按狀君諱明龍字飛卿姓蔣氏由漢兗州刺史翊二十四世至唐尚書左丞洌又十七世至宋國子監主簿某監簿生處州教授頴教授生國子助教翥助教之子曰一德君之高祖也

曾祖諱嗣興祖諱允恭父諱亨之皆不仕其自宜興徙越之諸暨迨君九世矣君先娶姜氏前三十七年卒有子一人果也後娶楊氏有女二人長適胡一中起進士為紹興録事次適趙深孫男三人初助教君無恙時有異僧突入其室示以八字曰傳燈佛祖涅槃會人揖而與之語弗顧而去他日以其言驗之壽略如瞿曇氏其殁則雙林唱滅之後一日也自是君之祖若父得壽同殁之日又同君之死也夢其父曰燈燈續傳不自我後

不自我先寤而謂果曰吾先世之聞於浮屠氏者固非所敢知以今之年明之日徵之殆與吾夢協吾其逝矣即索紙筆為書與親友訣翌旦正襟危坐奄然而化泰定四年二月十六日也享年八十有一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鄉某原銘曰

有生之不齊兮寔命自天修不可強促兮短不可苟延天胡厚君之家兮賦予之獨專死之日兮生之年一門四世兮弗後弗先吾因知命可受兮不可傳天者之難

必兮孰測其然于嗟乎君兮尚歸夫全

墓表

石先生墓表

先生石氏諱一鼇字晉卿世為婺之義烏人至大四年年八十有二卒明年十有二月壬申葬賈山之原嗚呼先生宋景定甲子鄉貢進士也人莫或用為其稱而稱之必曰先生者先生學者之共尊衆人之同慕也初徐文清公倡道丹谿上及門者或仕或不仕皆時聞人文

清之學蓋親得於考亭而祕書丞王君世傑則有得於文清者也先生少受業于監榷貨務都茶場王君君訥既又從祕丞君游學日以茂實大而聲遠負笈而至執弟子禮者亡慮數百人然自祕丞君以來惟用舉子業相授受故先生之門名賢書升學館者相望其高第或擢乙科最後榷貨君之孫龍澤遂為咸淳甲戌進士第一人國朝以材學顯融於時者猶彬彬焉識與不識咸以是為先生之盛至其端緒之微縕奥之邃世固未必

盡知之也盖先生晚而覃思於易著亙言總論十卷其為說不皆本於徐氏凡文清之教曰命曰性曰心曰中曰誠曰仁徵辭與義或尚有託乎嗚呼昔者子貢盖歎孔子之文章而以性與天道為不可得聞竊意今之稱先生者雖其文章猶莫得而聞也顧以是瑣瑣者為其盛耶吾見其為先生之累而已嗚呼有足哀乎夫所謂同尊而共慕者其果出於此乎彼乎涽生也後幸獲執弟子禮而不及與夫數百人者羣游並進於先生十卷

之書復未能與有聞焉間乃掇其棄餘以充有司之求向之累先生者閱四十年而固在也嗚呼不又可哀乎夫使先生之道卒揜遏而弗揚者誰與滑實懼焉謹次其師友源流揭表墓道庶來者之求先生無以彼易此而徐氏之傳不終寥寥也先生之世出行事具於塚上之銘壙中之誌茲不著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亦弗復為之辭

蛟峯先生阡表

故宋禮部尚書方公歷事三朝為時名臣宋亡晦迹弗仕學者因其自號稱之曰蛟峯先生如隠者焉在世祖時旁招遺老以待咨訪詔御史中丞崔彧起公於家辭疾不赴以高壽終今天子稽古圖治誕命儒臣刊定前史以監觀其得失而有司莫能奉公事狀以聞竟不為立傳書已上而某與公曾孫道壑適同在史館因得公言行之詳乃摭其大要而序次之以授道壑俾刻石為阡表庸備史之闕文謹按方氏睦之淳安人公曾祖汝

翼贈宣教郎祖謙贈朝散郎父鎔封奉直大夫母邵氏贈令人公初名夢魁淳祐十年理宗臨軒策士覧公所對敷陳鯁直親擢為進士第一賜名達辰故公以君賜為字用例補京官簽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寶祐元年召為秘書省正字升校書郎引疾去官除著作佐郎未命知寧國府未上並以言者罷開慶元年召為著作郎兼權尚左郎官居無何復以言者罷除知婺州以外臺奏寢新命除知嘉興府未上改知瑞州甫及朞亦皆

以言者罷咸淳元年召為司封郎官兼國史院編修官
實録院檢討官兼直舍人院累遷秘書少監起居舍人
三年出為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徙江南西路計度
轉運副使五年入權兵部侍郎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
撰兼侍讀七年知貢舉竣事除吏部侍郎丁内憂服闋
以左侍郎召辭不赴自是不復出德祐元年除京湖
四川宣撫司參謀官權戶部尚書改禮部尚書俱以父
疾辭遂丁外憂此公所閲之官也秘閣修撰公之職也

承事郎屢轉至中奉大夫公之階也其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公之爵也鄭丞相清之秉政御筆以雷變徹樂減膳恤刑獄而獨無求言一條中外傳聞以為廟堂監謗之術及兩察官以忤清之去官公亟扣閽上書力言之且謂所貴乎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君嗣未定不能贊之敵國佯逌無以備之貨臣聚歛土木方新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具臣而已聞其屢疏丐閒留之者愈堅攻之者愈衆此非所以愛之時公猶在期集所

而未官也上特優容之賈丞相似道制置兩淮海州喪師吏以捷聞公上疏言海州之事三尺童子皆能言之而閫臣以敗為勝陛下曲徇其意出御筆令學士院降詔奬諭之豈不知而受其欺耶抑已知而姑以撿外觀而自欺耶願陛下急収回御筆以解萬世之議而免外國之笑借曰萬世之議未暇恤隣敵笑我何以立國乎公之取怒於似道自此始理宗在位日久務揔攬權綱政多從中出羣憸乘時弄威福之柄公上疏曰當大本

猶豫之秋豈無旁睨蜉蝣之撼甫節之餤餤難度其心平勃之屹屹當儲其後又曰天下有貧州縣而無貧太守有貧國家而無貧邸第南司貧而北司之應奉不貧百姓貧而緇黄之窟宅不貧至於挾小才以濟大貪者近親有依憑焉宮中有承受焉左右有游譽焉陛下以得之左右者出自聖斷而用之曰吾自除吏也不知有從旁竊威福者矣又曰京有尹畿有漕所以培護根本愛養命脉邇年居是官者不過為奄豎輩一大承受耳

無名宣頭真偽莫詰非時取索隱匿莫稽仇士良謂天子不可令閒暇若以財貨聲色蠱其心使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今此曹遑遑汲汲求適吾意者正士良之策也帥漕兩司疲於應奉節度赤立萬一畿甸之內有一旦警急何所趣辦何所倚仗乎顧斷自今日止營繕省宣索兩司不急之應辦悉停之左右並緣需索之有例者悉閣之然後可以救兩司之貧為緩急之備也上頗感悟而土木之功不為少輟公復因論邉

事屢及之有曰善處急者不以急亦不以暇古之謀人國於江左者莫窘於淮淝而談笑奕棋莫迫於新亭而從容就席固不以急也外示談笑而内有以神其指授之畧陽示從容而陰有以伐其壁後之謀所謂暇者豈真暇哉又曰吾有以自謀而不以鄰國之存亡為安危則不依於人吾有以自備而不以敵國之緩急為喜懼則不制於人苟以彼之存者為安緩者為喜萬一隣敵陽示安枕以紿我而假敵以道臍可噬乎又曰今與敵

對境我無一日謀敵而敵無一日不謀我彼所築者金城鉄壁我所築者土妖血山彼所築者奪我地為之我所築者奪民地為之其言切中當時玩細娛而不圖大患之病尋上䟽極陳備邉之策曰以必争之規模奪浮光然後可以全兩淮而保長江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然後可以拒光化而全江陵夫淮之猶可守可耕者以有一綫之河也今渉河而築浮光乃吾户内若屯於斯耕於斯教訓於斯日夜出騎以撓我淮東西俱不可耕

矣雖堅城閉壁而坐於禁制不得動矣為吾之計當勉諭淮閫盡力以爭浮光則兩淮猶可安枕也萬一樊襄不守彼反奪之則江陵孤注尚足恃哉為吾之計當擇荆之猛將責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則北可拒光化南可全江陵一則思所以奪其地二則思所以爭其民則對壘之勝負決當在此而不在彼矣識者謂公此疏真活國之良劑朝廷不能用以至於亡而公言無不驗重為之太息焉御史洪天錫劾內官盧允升董宋臣不行

而去公移書宰相勉以行申屠嘉之事且抗疏援膏肓二豎為喻曰何陛下愛其國不如愛二豎之甚乎漢唐之季建置天子在奄豎掌握罪大惡極朝廷不能誅之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者漢之宦官陳蕃竇武爭之不勝并州之將操戈而殪之唐之宦官宋申錫攻之不勝河中之帥移兵而屠之小人之在君側操心何所不至其所以不敢動於內者蓋有所憚於外若外不足憚則無忌憚之心生而無君之惡動矣言尤激烈上覽之不悅

公遂稱疾求去丁大全方以臺長用事欲鉤致諸賢公見幾而作謁告徑行董丞相槐勸公不必遠引公曰丞相且自照管越數月果為大全所擊而去吳公潛拜左丞相公亦召還會國子博士徐庚金等言大全雖去相位而六賊尚存乞誅之以謝天下上諭潛不當汲引庚金等議論紛紜潛於榻前自辨上為之斂容而隙自此開先是鄂渚危急上命似道提師江陵似道奏請下流兵權潛奏鄂以上既屬似道鄂以下宜屬趙葵上不從

徑以下流併聽似道節制凡似道密奏外廷不得預聞
上反以不知邊報為潛罪及廷臣奏忠王之立人心所
屬潛獨不然姦謀叵測潛遂罷相中外惴惴疑必有後
命公上疏曰天下之所同好我獨惡之天下之所同非
我獨是之則為人上者亦難知矣大抵上易則下親上
難則下畏下親則上安下畏則上孤窘急而求之一緩
而遣之號呼而進之一唯而退之旁觀沮縮何以作人
任事之氣乎上問為誰公奏臣不敢直指願陛下曲留

天怒以安中外上乃首肯而榻前欵密之言外廷無聞知者既而似道入相希指論公者章連上矣度宗即位公乃還朝一見甚喜欲大用之公乞命朝臣為知縣以重其事權專以均田税正版籍均力役勸農桑崇孝悌訓士卒除盜賊為考課之法有旨從所奏後沮不行此公之忠讜見於立朝者也信州措置軍粮失宜召亂朝廷以江東臬事付公聞命就道及境或來言城中事勸公偃旗息鼓而過公笑不答即日單騎入州決獄一城

肅然密戒能事者訪得亂卒姓名禽其𠒋渠逆黨悉寘于法事平有詔褒諭比公於韓魏公云公於它獄事莫不盡其情故一路無冤民而盜賊屏息及將漕江西有獻議於廟堂請以銅錢一當十委公自江西行之公抗言其不便而止講行賑糶以救民饑乞蠲和糴以甦民病有女妖以左道惑衆隣郡愚民十百成羣踵門徼福公杖而流之由是遂息此公之績用見於出使者也蓋似道柄國十有六年公屏居者十年諫則不行言則不

聽而施于有政者又𡚁𡚁若是此有志之士所以羨其際逢之盛而惜其設施之未究也公天稟卓絶於書無所不讀而會於理學以為歸宿自為幕職官至秉麾持節所至以教化為先務暇日輒從容庠序間授學者以求端用力之方自躬行上起自人倫日用上起婺之東陽有好事者創義學迎致公為之師從游者數百人閩人林光世寅緣宦豎而賜出身及為浙東常平使者首劾公不當俯就義學之招婺州之命由是而寢公遂即

家建塾以私淑其徒後以從官侍經帷每事啓沃以格
君心度宗眷遇之甚至問公講授之所賜御書扁額曰
石峽書院仍賜手詔褒寵之江南新附鄉寇猖獗官舍
民居盡燬而書院巋然刼火之餘葺治既完諸生稍稍
來集倡明正道以致知力行名其堂以仁義禮智名其
齋時所在士風積靡公所以振起而作新之者成效甚
著此則公自任以師道之重期於繼往聖而開來學者
也公所著有孝經章句一卷易外傳圖說五卷尚書釋

傳四卷中庸大學釋傳三卷格物入門一卷行於世公人物魁岸聲音如鐘磊落若青天白日渾淪醇厚不見涯涘觀書至老不廢視紛華盛麗事蔑如也待諸父昆弟子姪各盡其禮接物以誠而無不悅服不為察察而自莫能欺公卒於至元二十八年正月三日享年七十有一以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葬于縣西之安谿娶趙氏封令人再娶朱氏子男三人長梁太學生次棟次焱入皇朝並以儒起家棟月泉書院山長焱長洲縣學教

諭然皆恬於進取不有顯秩女三人長適脩職郎無為軍無為縣主簿徐敏中次適武學生項雄飛次適邵元廷孫男四人女三人曾孫男七人女一人棟之孫道凝以至順元年擢進士第今自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出為嘉興路總管府推官階某郎石峽書院既領於有司而設師弟子員道凝病其庳迫弗稱乃以公之故居廣其基址而新其棟宇絃誦之聲不減公在時先儒有言道不行百世無善治道不傳千載無真儒公之道雖不行

於當時而其學有以傳於後世夫何憾乎潛之曾大父左曹府君實公榜中進士託斯文之雅故於公門四世百年矣今所述乃學士大夫之公言非潛之私言也來者尚有考焉

盤峯先生墓表

睦之桐廬有隱君子曰盤峯先生以至大三年正月八日卒年六十有七越七年乃克葬于縣北大隱阡先塋之次延祐三年十一月某日也去年秋某以退休之餘

被命復出艤舟桐廬驛先生之孫裕來謁曰吾祖之葬
予之鄉先生方公鳳既為誌于玄堂而未有以表諸封
隧今三十有三年矣懼愈久人無得而稱焉敢惟子也
請昔在宋季先生之外舅將作少監朱公杰與溍之曾
大父戶部府君仕同朝居同里先生於溍為大父行溍
年十六七即絫陪於杖屨之末先生古貌野服高談雄
辨四座盡傾每語當世事及前代故實亹亹不倦然喜
汲引後進有如溍之無所肖似猶不以凡子見遇每折

行輩以相傾下輿懐疇昔夢寐不忘竊願以一言自託於先生不可得而湣亦老矣矧以裕重有請乎先生少力學工於文辭嘗携所業贄見内翰劉公克莊大竒之由是名動州邑弱冠游太學登咸淳四年甲科賜進士及第調衢州軍事判官用龍飛恩階文林郎居官有廉能聲大參家公鉉翁詳刑浙左雅知先生所至輒挽以自隨獄事悉委焉屬部之民有縱火殺人者株連坐繫甚衆歲久不決先生探得其情多所平反它疑獄經先

生詳讞無不服其明允徹俗好鬬不相能則兵以相
讎先生被郡檄徧行村落戒諭之皆委刀劍為良民蜀
名卿史公繩祖僑寓是邦先生暇日輒相與研究先儒
性理之學為士者往往聞其緒言而有所開悟故相留
公夢炎郡人也愛先生才且賢欲以女歸之先生不可
乃已秩滿辟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未幾國破而家亦
燬先生避地萬山中草棲露宿若與世隔久之乃歸而
稍復其故宇為終焉之計程公鉅夫以侍御史將使指

南來求遺逸之士得先生以應詔先生固辭弗能强也留公入覲後為吏部尚書所薦前進士七人獨王公龍澤起為行臺監察御史而先生甘老於布衣桐君古隱者廬於東峯指桐為姓縣以得名先生居東峰之下西望漢嚴子陵釣臺唐方玄英白雲原僅數十里山峙川流儀刑如在先生徘徊其間慨然以古人之風節自期與鄉先生袁公易魏公新之為三友袁魏云亡先生踽孤孑立如鶚一足意有不適咄咄書空而已家公當運

祚之垂絶以使事如京師久留河閒先生數致書候安否既得歸年已八十先生徒步往見之握手道舊故輙相對欷歔泣下前郡守方公田既奉版圖上于職方復以總管兼府尹終更猶留居久乃去前後十有二年先生不一造其門後與之邂逅于錢唐始恨識先生晚賦詩媿謝馬先生屬纊前二日猶與親友劇談盡數刻精神無少憒眊亦足見其所養有素矣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說者以為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

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難辯宋之亡也先生不在其位而未始行乎患難不降其志而卒以明哲保身從容於出處去就之際而不至於屈辱其善用晦者歟蓋人之難能亦非人之所難辯是用因其迹以推其心之所存論次而表顯之庶百世之下有觀感而興起者焉其言行之詳誌所載已具茲不復贅先生姓孫氏諱潼發字帝錫一字君文盤峰其別號也先世由婺之金華徙桐廬遂為睦人高祖顯曾祖賓祖漕貢進士廣父承奉郎致

仕之才母孺人方氏妻朱氏子男二人濬誼女二人適施昉毛元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先生所著述散見於學者之家子死孫幼久未克裒聚彚次以行惟手編前賢紀詠桐君事曰桐君山集者人多傳之

翰林待制柳公墓表

公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由展季仕魯食采柳下因以為姓子孫居河東者在唐為官族宋南渡初有自解

徙杭者生子曰森又自杭徙婺之浦江家於縣西烏蜀山歴四世至公之曾祖考諱藴倶韜晦弗仕而寓迹於醫祖考諱補之廸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考諱金忠翊郎髙郵軍髙郵縣令入皇朝以公貴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妣俞氏追封浦江縣君公之生也外大父閤門俞公癸暨泗州府君同擢右科進士第因命之曰贇義取兩文易兩武贇於今文為貫故公自署其名為貫云公幼有異質頴悟過人

嘗侍泗州府君謁神祠得旁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密伺其人復至而還之泗州府君大驚知其器量不凡期以遠到丱歳遣受經於同郡金先生履祥即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辭奥義多所發揮既又執弟子禮於同里方先生鳯括吴先生思齊粤謝先生翱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義相高閒出為古文歌詩皆憂深思遠慷慨激烈卓然絶出於流俗清標雅韻人所瞻慕公左右周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與之俱化也杭於宋為故都向之宿

儒遺老猶有存者公徧游其門無不折行輩與為忘年交而與紫陽方先生回淮陰龔先生開南陽仇先生遠句章戴先生表元隆山牟先生應龍永康胡先生之純長孺兄弟交尤密往來諮叩無虛日凡學問之本末文獻源流歷歷如指諸掌發於論議言必有徵不徒事浮藻以追世好也諸公亦往往喜為之延譽由是名聞於一時初東平王公侯持使者節按察屬部大舉學政教官之備員充位者一切謝遣之更延致前代賢士大夫

之老於文學者補其處於是泗州府君為之起而主教於鄉邑公在侍側王公一見輒加器重亟稱薦之公年甫弱冠殊未有仕進意後十有餘年始以察舉為江山縣學教諭又為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川阻山窮處昌國則邈焉雲海島嶼間公不鄙夷其人所至日與為士者敷陳仁義道德之説人多化之用累考赴選集於京師中書左丞張公思明首令子弟來就學達官大人得公又皆竒其才公例當教授一州用薦者特授湖廣等處

儒學副提舉未上改擢國子助教階將仕佐郎由助教為博士轉將仕郎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仕後多知名遷徵事郎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討論公援據詳洽權古今之宜而為之折衷廷議莫不服其精當沅州歲貢包茅四十匭茅輕舟揺多致覆溺公請附以它貢物鎮其舟至今以為便勲戚大臣請謚者數十家文移山積久格不行公悉為考行易名以上凡三月而畢臨江守李侯倜為部

使者所劾它使者力辯其誣後終於大官當得謚其家求於謚議中母及臨江事公曰著其事而白其非辜安可沒乎其子乃歎服柄國者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衆莫敢忤公獨毅然持不可而止有神降于洺郡長吏列上儀曹乞加封爵公以為神姦能皷民不治將為亂宜下所部禁戢之儀曹符本郡如公言監察御史馬公祖常薦公才任風憲章再上皆不報丐外以文林郎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視事伊始吏循舊比以列卷進歲為

米八十石公斥去之後來莫有敢追覈其弊者龍興郡學久廢公為新其棟宇聘名儒為學者師士風以之復振道士作廟屋侵學地東湖書院田為僧所據者三百二十畝悉奪而歸之它書院不籍於官者無慮數十舊設主領一員司其金穀之出納公命勿設而以其事分隸所在學官豐城尸教席者不任職士子因持其短長交訐互訟公折以片言而各當其罪莫不心服修漢先賢徐孺子墓立宋高士蘇雲卿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

名教者必訪求而重刻之苟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為
也南康倉吏坐株連逮繫百餘人公被行省及憲府檄
讞其獄鉤擿隱伏而得其情所平反甚衆人尤服其長
於政事秩滿而歸杜門不出者十有餘年自號烏蜀山
人扁其齋曰靜儉室廬僅庇風雨饘粥時或不給處之
裕如若將終身焉今天子更化之初登用儒雅而中朝
諸老多已凋落近臣以公名聞于上乃以翰林待制承
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起公於家公幡然出見使者退

謂人曰吾老矣忝列職禁林儻緣次對而獲陳堯舜之道以禆聖政之萬一豈非幸歟會有詔復行貢舉法留主文衡於鄉闈竣事乃行到官僅八閲月俄以疾卒于寓舍至正二年十一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三省臺院監皆來致賻集賢吳大學士直方國子吳博士師道並敦鄉曲之義共經紀其喪事靈輀南還諸公引紼陳奠於都門之外道路之人咸為咨嗟隕涕夫人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前公十二年卒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合

葬于縣之通化鄉荆山之原子男三人長卣次同次曰
孫男三人秬穎穋秬早夭穎以父命用公廕入官未調
女一人公氣韻沈默局量堅凝平居未嘗見其疾言遽
色雖有桀驁者亦皆望之而意銷孝友本乎天性弟實
出後外家俞氏遇之恩意彌篤讀書博覽强記自經史
百氏至於國家之典章故實兵刑律歴數術方技異教
外書靡所不通故其文涵肆演迤舂容紆餘才完而氣
充事詳而詞嚴蔚然成一家言老不廢詩視少作尤古

硬奇逸而意味淵永後學之士爭傳誦之工篆籒楷法
善鑒定古彝器書畫而别其真贋晚益沈潛於理學以
為歸宿之地焉所著書有近思録廣輯三卷字系二卷
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烏蜀山房類藁二十卷公之葬
也御史中丞張公起巖以居胄監時夙有同寮之雅故
既為之銘納壙中𠧪等復奉門人宋濂之狀屬溍為之
表揭于冢上溍與公居同郡學同志辱游於公最久知
公為最深所以圖公於不朽者溍之責也是用弗讓書

而授之俾刻焉其辭曰
柳居河東為唐望宗從宋南遷再世外官公生其季逮
今盛際以文易武承考之意延祐初元朝多俊賢公游
其間翺翔後先于于而來列于庶位詩書禮樂孰非吾
事由中而外退也委蛇遺世獨立一紀于茲國之老成
日益淪謝鋒車在門公不俟駕有懷欲陳堯舜吾君輪
當次對乃以訃聞秉化而行公乎奚憾士林盡傷失其
一鑑斯文未喪儀刑具存表以石章刻在墓門

張子長墓表

上即位之十一年分命儒臣纂修遼金宋三史今師相以監修國史領都總裁既進擬收擢遺逸之士四人以兩院次對之職俾參筆削仍奏辟子長為本府長史使者奉驛券行四千里求得子長於金華山中力辭不拜四方之士莫不高其風後五年中命史臣纂修本朝后妃功臣傳於是山林特起之招皆正除入館俾預討論子長名在五人之列以翰林修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

國史院編修官名復避不就使指有嚴不得已爲之起行至武林驛卒辭而歸士益以是高之子長之才之美過絶人遠甚其無媿於前修可傳於來世者則不在彼而在此也子長姓張氏樞其名子長其字幼聰慧爽朗受教於父屏巖先生而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金石遺文千餘卷子長盡取而讀之過目輙不忘且能通其大意年十四五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嘗作小臣箓譏宋高宗忘親事讎而追爲之定復兩宮之計以爲當時狃

於宴安莫有知出此者時前代遺老多尚存無不降歎
弱齡益自愛重杜門不妄出頗易視當世直欲方駕於
古人同郡之士與之交者可以僂數暇日寓情卮酒意
氣豁然視餘子蔑如也海內賢士及名卿才大夫至於
是邦皆以得見爲幸或問以古今沿革政治得失咸樂
告之宇宙之分合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後
先皆無所脫誤每及一人則其世系閥閱與才質之良
窳歷歷如指諸掌論事後當成敗不旋踵皆驗初東萊

呂成公倡道於婺不幸天不假以年故婺之言性理悉本於紫陽朱文公由文公五傳爲白雲許先生子長少先生二十二歲先生偶見之漫叩以漢高帝何以取天下輙應口而對出入紀傳貫穿鉤引語蟬聯不能休先生大竒之閲數日子長以書上謁先生荅書扐之以正道期之以大成子長請就弟子列先生不可始終以朋友待之自是子長益歛華蓄鋭趍於平實學日以粹其能不失乎進退之正者學力所至也凡爲文務推明經

史以扶翼教道不喜作琱琢侈靡謟諛戲豫放浪無實之言謂學春秋者必始於三傳而其義例互有不同乃辯析其是非會通其歸趣參以儒先之說裁以至當之論為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又謂啖氏於春秋卓然有見於千載之下而陸氏繼之所纂春秋微旨以朱墨別三傳之當否歲久漫滅寖失其真乃重加考訂為三傳朱墨本若干卷言有未周意有未暢則出新義以補之金之鉅儒大寧敬先生有春秋備忘久未及行於世暨入

國朝先生之諸孫闕　公儼以憲節來涖於婺禀其藳請子長為之校讎乃因近臣以聞而刻焉謂三國之正閏固不待辯自古國必有號史亦從其實而書之漢之為漢未嘗稱蜀陳壽欲帝魏而以晉承其統遂以蜀易漢抑此所以伸彼也壽父獲罪於諸葛武侯而壽又為武侯子瞻所薄故於武侯之駿功偉烈多略弗著而武侯再挫司馬懿亦没而不及內以報私憾外以為時諱也譙周壽之所師力贊後主納款於魏賣降覆國壽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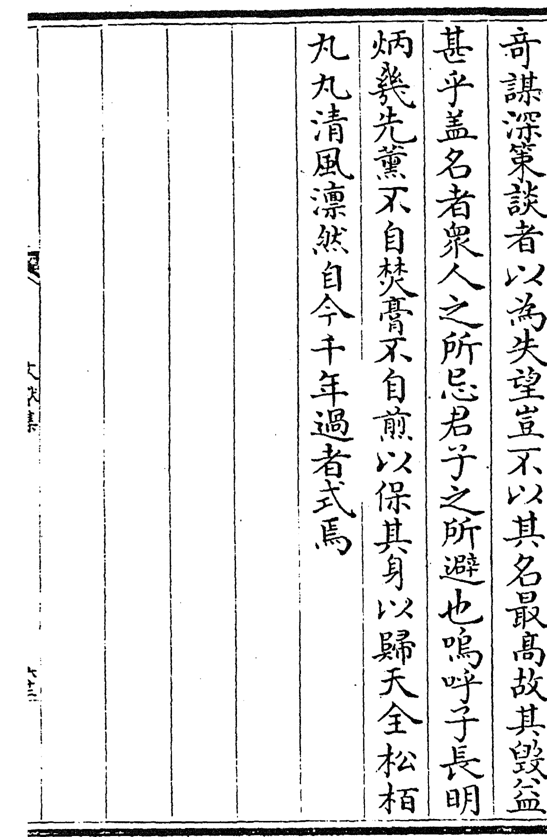
以為非反善其策餘所書往往類是乃糾其紕謬之害義正其繁簡之失宜為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又別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紀為續後漢書七十三卷三國之臣有能致節於其君者舊史或諱不書或書而失其實或僅見於異代之史皆為更定而於漢事必備載以詳正統或一事數說必參訂使歸于一是非疑似抑揚予奪咸有論著繫于各篇之後名曰訓志經筵檢討危君素言于長是書立義精密可資勸講朝廷為下本

郡取而上之宣文閣藏焉它所著有林下竊議一卷曲江張公年譜一卷謂宋之亡也將相群臣伏節死義者固已有傳在史氏卑官下士吏卒女婦之死者多史所弗録乃詢諸故老旁采稗官得若干人為宋季逸事若干卷平昔所作歌詩箴銘賛頌碑記序說誌狀之屬有敝帚編若干卷其言閎深浩博而峻厲潔清援据精切而論議純正尤長於叙事而扶善遏惡率能使人有所感發懲創至於微辭奥義又有未易以淺窺者大抵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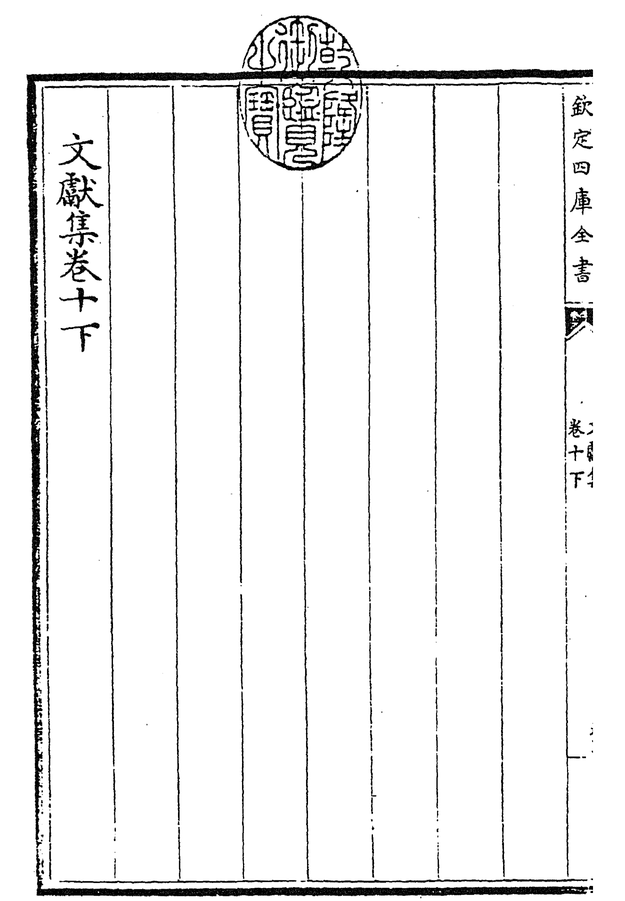
文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故言無所苟出處之際無不克踐其言江西鄉閭嘗奉書幣迎致子長司其文衡返其幣而郤其請盖塲屋之文非子長之所謂文也子長之先占籍臨海唐乾寧間避地來徙遂為婺之東陽人宋末稍有出而仕者曾祖日新承節郎祖友諒廸功郎父觀光屏巖先生也娶金華潘氏又自東陽從家金華先生少游太學德祐納土從三宮北上用執政薦授婺州路儒學教授階將仕郎仍剡印以給之婺歸皇

朝之後有學自先生始在官十年改調紹興路平準行用庫大使循新例換將仕佐郎以母老不赴遂弗仕家食者垂四十年而卒子長生於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卒於至正八年八月四日享年五十有七娶王氏既不克終事子長故子長無子為之後者長曰燧李氏甥之子也次曰燃族人之子也以十年十有二月九日奉子長柩葬于金華縣循理鄉信義里許先生之殁以其子元屬於子長元欲師事之而子長則以先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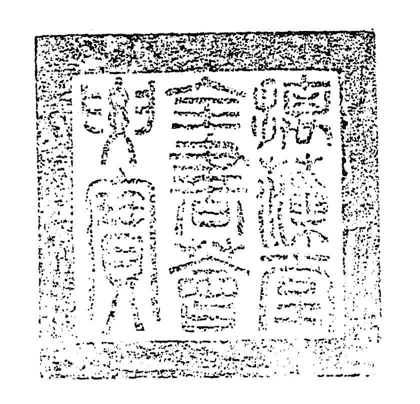
待巳者待馬子長之葬元既狀其行實之詳乞銘於危
君且求灊摭其大者表于墓隧先是浙東部使者交薦
子長章九上俱未報逮論撰之命適承乏北扉法當
歲舉守令一人因以子長應詔廷議以子長累徵不
應重於勞以州縣之事遂格不行子長平生大節非獨
為士者知之宰執大臣亦知之矣夫既有以信於今不
可無以貽於後元所以汲汲焉為之圖其不朽也後漢
所稱樊英初被詔命僉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



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豈不以其名最高故其毀益甚乎盖名者衆人之所忌君子之所避也嗚呼子長明炳幾先薰不自焚膏不自煎以保其身以歸天全松栢丸丸清風凜然自今千年過者式焉



文獻集卷十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